

全解张子房祖师灭秦神功

# 黄石公

传奇

博浪一椎 灞桥三试

天机大师拈玩皇朝兴衰

萧玉寒◎著

玄門大師系列



# 黄石公

玄門大師系列

团结出版社  
萧玉寒◎著

传奇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数据

黄石公传奇 / 萧玉寒著. — 北京: 团结出版社, 2002.2

(玄门大师)

ISBN 7-80130-558-2

I. 黄... II. 萧... III. 黄石公—传记

IV. K82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03118 号

---

出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 100006)

[电话: (010)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(发行部)

65244792(编辑部)]

<http://www.tjpress.com>

E-mail: unitypub@263.net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

---

开本: 730 毫米 × 970 毫米 1/16

印张: 19.75

字数: 280 千字

版次: 2005 年 1 月 第 2 版

印次: 2005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

---

书号: ISBN 7-80130-558-2/K · 160

定价: 25.00 元

(如有印装差错, 请与本社联系)

# 上篇

黄石龙脉

- |      |      |    |
|------|------|----|
| 第一回  | 兵法大战 | 2  |
| 第二回  | 鸳鸯伴侣 | 8  |
| 第三回  | 请君入瓮 | 15 |
| 第四回  | 桂陵之战 | 21 |
| 第五回  | 洛水女神 | 27 |
| 第六回  | 脱胎换骨 | 37 |
| 第七回  | 泉城斗酒 | 51 |
| 第八回  | 秦吞六国 | 66 |
| 第九回  | 秦王暴政 | 74 |
| 第十回  | 黄石龙脉 | 81 |
| 第十一回 | 刘邦昏倒 | 92 |



# 中篇

削弱秦王暴政

|       |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|-----|
| 第十二回  | 石公入秦 | 108 |
| 第十三回  | 奇货可居 | 114 |
| 第十四回  | 惊世买卖 | 121 |
| 第十五回  | 嬴吕合璧 | 130 |
| 第十六回  | 亦嬴亦吕 | 140 |
| 第十七回  | 惊天皇帝 | 145 |
| 第十八回  | 万里长城 | 150 |
| 第十九回  | 四道皇榜 | 155 |
| 第二十回  | 秦皇宫城 | 165 |
| 第二十一回 | 破其龙脉 | 175 |

# 下篇

黄石公收徒

- |       |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|-----|
| 第二十二回 | 张良拜师 | 214 |
| 第二十三回 | 天机大势 | 228 |
| 第二十四回 | 祖宗骨骸 | 242 |
| 第二十五回 | 石公授业 | 254 |
| 第二十六回 | 未了心愿 | 258 |
| 第二十七回 | 巧遇项羽 | 266 |
| 第二十八回 | 虞姬献酒 | 277 |
| 第二十九回 | 刺杀秦皇 | 291 |





## 上篇

### 黄石龙脉

齐国大将军孙臆的玄机八门阵，将赵军重重包围，齐军神出鬼没，合则八阵，分则六十四中阵，再分为五百一十二小阵，每三小阵成铁三角，把敌兵罩住，片刻便被吃掉。

秦国已占天枢之利，天机偏兆其主天下，秦必灭六国统一天下。九天玄女寻消解秦王暴政的人选，找到黄石公，收他为徒，传其地脉之道。



# 兵法大战

## 第一回

申牌时分，太阳已然偏西，漫天的云彩，被霞光染得一片金红橙黄，闪烁变幻的云团，有如飞禽走兽，有如莲花蒲团，在金红的神秘光环中，犹如西方的佛祖世界。

此时，齐国的十万大军，已抵达魏国的边镇定陶城郊了，十万大军中，车马过半，声势极为浩大，但一路晓宿夜行，行军挺进迅速而又隐蔽，因此大军直抵定陶郊外，魏国依然毫无所察。

定陶是魏国的边地重镇，东面是齐国，北面是赵国，地处魏、赵、齐三国的交汇点。

齐军统军大将军田忌，眼见定陶方面毫无动静，便不由拈须大笑道：“三国交汇重镇，魏国竟不派重兵把守，当真失策之极！”

齐国大参军孙斌在“神车”上微一沉吟，便微微一笑道：“不然，田将军，定陶虽乃三国交汇之处，但征战之年，魏国图霸中原，并不甘心仅以此为界，其北向欲取赵，东向欲取齐，定陶于此战略格局中，仅乃缓冲暂时小镇而已，魏国岂会驻守重兵？”

田忌想了想，便道：“既定陶无关痛痒，那便挥军西下，直取魏国都大梁可也！大梁被攻，魏军必从赵撤军，返国救驾，然则赵国之围即可解也！”

孙斌微一摇头道：“不然，此时尚不宜攻魏都大梁也！”

田忌一怔道：“孙先生初时力主围魏救赵，因此挥军入魏，不取赵都邯郸，为甚此时又主放弃魏都不攻也……咦？圣姑师徒来了！”

田忌忽然一顿，原来此时九天玄女和钟离春，已飘然而入营帐中。

孙斌一见，在车上忙向九天玄女道：“孙斌拜见师傅，请师傅指点行军方略。”

九天玄女微笑道：“田将军与斌儿答对，我已尽知矣，但斌儿既精于军法之道，身任齐国大参军之职，自应立威于此役，我亦不便置喙，一切由田将军和斌儿裁处便是。”

孙斌点点头，决然地道：“是！师傅。依孙斌之见，田将军围魏救赵，不可径情直遂，宜先挥军南下，佯攻魏国平陵，且在佯攻中佯败，如此方可达救赵之目的也。”

田忌一听，有点迷惑道：“为甚佯攻平陵？且又佯败？如此岂非示魏以弱吗？魏国不以为意，又岂会放弃攻赵回师救驾？”

孙斌微微一笑道：“不错，田将军此举正是欲向魏示之以弱，然后救赵目的可达。”

田忌不由连连叹气，似很为自己的谋略不及孙斌的鬼神莫测而叹息，钟离春此时也忍不住了，她眨了眨眼，格格一笑道：“大师哥，你莫弄玄虚好吗？为甚佯攻又佯败？又要故意向魏国示之以弱？若打不中庞涓这鬼东西的痛处，他又岂会撤攻赵之军哉？”

九天玄女此时却微微一笑，鼓励似的向孙斌道：“斌儿，只需胸有成竹，知己知彼，便可下决断矣！”

孙斌一听，更不犹豫，朗声道：“是！师傅，孙斌以为，平陵乃魏国东部军事重镇，兵多粮足，地形险要，易守难攻，根本不宜硬攻，佯攻平陵，而又佯败的目的，乃为迷惑、麻痹庞涓，令他以为我军指挥无能的假象，他必然继续放心围攻赵国邯郸，如此便可进一步消耗其实力，而不急于回师自救，同时我军便有回旋之力，寻机破魏矣！”

田忌一听，惊喜参半道：“如此庞涓必全力攻赵，若赵都邯郸一破，则赵国必亡，救赵的目的岂非难达？”

孙斌微笑道：“战争之道，切忌固执于一城一池之得失，而在于歼灭敌之军力；若能歼敌军力，则城池可失而复得；若敌之军力尚存，则城池得而复失，此乃用兵之要旨也。”

田忌想了想，便转向九天玄女道：“请问圣姑，此行是吉是凶，望圣姑代为一卜。”

九天玄女闻言欣然道：“好吧，我便替齐军此行入魏卜一卦便了。”

九天玄女说罢，即便袖占一课，却得《易经》之“复卦”，卦曰：复、亨。出入无疾，朋来无咎，反复其道，七日来复，利有攸往。

田忌忙道：“是吉是凶？请圣姑指点。”

九天玄女微笑道：“复卦又分坤震二卦，坤乃顺卦，代表十月，亦即此





时之进军也；震乃动卦，代表十一月也；十月进军当可大顺，然后待十一月即可大动，一举而竟全功也！”

田忌一听，登时疑虑尽消，决然道：“如此好极！传令三军，绕道定陶，直取平陵！”

于是，齐军十万兵马乘夜挺进，第二天早上，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插到平陵郊外三十里的山背后，大军驻扎下来，严密布防。

此时已有密探侦悉齐军已入魏，而且有直取平陵之势。

探子火速呈报魏惠王婴齐，魏惠王获知讯息，吃了一惊，连忙派飞马入赵，把齐兵入魏欲取平陵的军情，向正围困赵都邯郸的庞涓传报。

庞涓一听，却遣派探子向魏惠王呈报道：“齐军欲攻平陵，乃自取灭亡也，平陵已伏下重兵，且地形险要，易守难攻，齐军攻平陵必败，乃其指挥无能，狂妄自大之故也，魏王放心，庞涓集中全力，攻灭赵国，断齐军退路，一举歼灭，当一战以竟全功也。”

魏惠王接庞涓回话，心中惊疑参半，但素知庞涓善用兵，亦不便令他回师自救，只好多派探子，密切留意平陵方面的军情，以便万一势头不对，便火速令庞涓退军自救。

三日后，齐军果然向平陵发起猛攻，但攻了一日一夜，依然没把平陵攻下，据平陵方面的探子回报，齐军久攻平陵不下，已死伤惨重了。又一日后，平陵方面的探子回报，说齐军久攻平陵不下，死伤惨重，已乘夜败退，向齐国方向狼狈逃跑！

魏惠王一听，大喜道：“庞将军果然料事如神，齐军由此无能之辈指挥，岂是我魏兵对手，速入赵国报知庞将军，不必犹豫，全力围攻赵都也可！哼，寡人先灭赵国，再向你齐国报此一箭之仇！”

魏惠王自己也大为放心了，根本对齐军的攻魏不以为意。

此时齐军已退过魏、赵交界的地域，进入齐国的巨野，忽然不再向后退却，原地潜伏下来，却也没再度攻魏的意图。

于是，魏惠王及庞涓接报，更完全放心，入赵魏军在庞涓指挥下继续全力攻赵都邯郸。魏惠王也疑虑全消，在魏都大梁不作任何必要的防御准备。

齐军潜伏于齐国巨野，领军大将军田忌有点心焦了，他问孙斌道：“我军潜伏于巨野，不进不退，任由魏军猛攻赵都，却有何意图？”

孙斌微微一笑道：“虚则实，实则虚也，时机未至，且任由魏军消耗军力，我军则在巨野休整，以逸待劳，此为虚也；待时机成熟，再决然而出，彼为实也！虚虚实实，迷惑于敌，彼必败无疑！”

田忌将信将疑，但他既知孙斌乃九天玄女的首徒，尽得圣姑的天机兵法之道，用兵之鬼神莫测，绝非自己所能比拟，因此也不便决然反对，只好按捺焦躁，一切由孙斌安排处措用兵方略。

整整一个月后，在庞涓的竭尽全力攻击下，入赵的魏军，终于攻克赵都邯郸，赵肃侯只好带文武官员，逃入齐国避难去了。

就在此时，孙斌向田忌决然道：“转兵西下，此其时矣！”

田忌道：“好极！十万大军直取魏都大梁吗？”

孙斌微微一笑，随即决然道：“不然，可派三万轻车锐卒，直驱魏都大梁城郊，以突然猛烈的攻击之势，逼迫庞涓立刻回师自救，再以七万齐军之力，伏于庞涓救大梁必经之桂陵，准备痛击！”

田忌正沉吟间，闻庞涓攻克赵都邯郸讯息，九天玄女和钟离春走入营帐，九天玄女已含笑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此乃顺应天机兵法之行，田将军不必犹豫。”

田忌一听，大喜道：“既然圣姑亦如此断定，则孙先生此计必胜无疑。”

当下田忌依孙斌之计，兵分两路，一路轻车锐卒，由他自己统领，直取魏都大梁；另一路齐军主力，则由孙斌统领，九天玄女和钟离春居中协助，秘密直插桂陵，以逸待劳，准备向退军返国的庞涓大军作迎头痛击。

田忌率三万大军，以雷霆万钧之势，直扑魏都大梁，沿途魏兵均是残弱之旅，不堪一击，因此不消一日一夜，田忌的精兵便已进抵魏都大梁城郊了。

魏都大梁，自魏惠王从安邑迁来定都后，已成魏国的命脉重镇，得失关乎魏国的生死存亡，偏偏魏惠王又被前段齐军佯攻平陵佯败所迷惑，以为齐军不堪一击，指挥无能，不以为意，在大梁根本不作任何防御准备。

此时眼见齐军突然直插大梁，魏兵登时张皇失措，沿途不堪一击，很快就被田忌的精兵逼近大梁城郊了。

魏惠王十分恐慌，一面下令大梁守军奋力守城，同时急令庞涓，十万火急率入赵魏军主力回师救驾。

此时庞涓刚攻下赵都邯郸，正得意之极，准备挥军直取齐国之际，却忽



接魏都大梁危急，被齐军猛攻的讯息，登时又惊又怒又气，但也无可奈何。

庞涓只好留下一部分兵力驻守邯郸，同时顾不得魏军久战疲劳和损伤，亲自率魏军主力，日夜兼程，回兵赴救大梁。

从赵都邯郸撤军返魏都大梁，行程达四百里路，中途尚要渡过黄河天险，方能返抵魏都大梁，战国时大梁（即今河南开封市）尚在黄河北面，魏军从赵国退军，非要横渡黄河不可，因此黄河北岸的桂陵渡口，是庞涓率魏军退兵的必经之路。

庞涓亦已意识到退军路上，可能遇伏，因此他从赵都邯郸退出后，即绕了一个弯，先折向东面的魏县，渡漳河直插济宁，作出东击齐国的姿态，以便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，逼田忌、孙斌的大军退兵自救。

庞涓的魏军直插济宁的讯息，很快传入齐国，齐威王接报亦吓了一跳，忙火速派人向远在魏境的田忌报讯。

田忌接报，亦惊疑不定，他一面攻打魏都大梁，一面却派人潜赴桂陵，向埋伏的孙斌传话说：“魏兵直插济宁，有攻打齐国的意图，齐王有着我等退军自救之意了，请孙先生从速定夺！”

孙斌接报，向身边的九天玄女沉吟道：“师傅以为此事如何？”

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道：“庞涓此子急功近利，他为求功名不择手段，魏国是其惟一可以大加利用的土地，他岂敢置魏都大梁不顾？况且庞涓本命已届转折点，他一度的旺运，只怕即将随天机大势而衰退了……一切斌儿可据此作出判断！”

孙斌略一沉吟，便即醒悟，向九天玄女含笑道：“莫非天机大势已是不利于魏国之兆了吗？”

九天玄女微笑道：“如何不利于魏国？斌儿且说说看。”

孙斌道：“魏国久霸中原，连年四出征战，早已天怒人怨，自身国力亦大受损耗，目下虽已攻陷赵都邯郸，其实已成强弩之末，行将衰落，庞涓之本命亦将随此天机大势而转凶矣，未知是否如此？”

九天玄女呵呵一笑道：“此消彼长，庞涓本命随天机大势衰落之时，便是斌儿你的本命，随天机大势畅旺之期，你还犹豫什么？”

九天玄女一顿，见孙斌沉吟不语，似仍因自己已身残而自伤，便微微一笑，续道：“斌儿目下双足已残，凶危命期已过，往后当可一往无前矣，为

应此本命劫数，你的名字亦须一改，不如便把‘斌’改为‘臧’字吧！”

“斌”是文武集一身之意，而“臧”字则是双足残废之义，九天玄女替孙斌如此一改，他的本命劫数便全数应验，亦即如流水如斯逝去了。

孙斌一听，沉吟半晌，忽然醒悟，欣然向九天玄女谢道：“是，师傅，人之本命，亦随天机大势而变，天下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；人之本命亦旺久必衰，衰久必旺；我既改‘斌’为‘臧’，便即预兆凶危之运从此迈过了！”

于是，孙斌日后又改称为孙臧了，他自得名孙臧后，果然在战国年代，屡建奇功，成为历史上不朽的一代名将，而“孙臧”这个名字，便一直留存于世上了。

当下孙臧更不犹豫，向田忌急派来的使者道：“请尊使回告田将军，请田将军回禀齐王，务请少安毋躁，魏军意在回师自救，之所以直插济宁，摆出攻齐的姿态，欲迷惑齐军，逼我退兵返齐，以便中途截击我军而已！只要沉稳以待，不出半月，必有歼敌捷报传送齐王！”

田忌派来的使者急急地拜辞走了，孙臧更无丝毫动摇，加紧布置在桂陵的伏击魏军准备工夫。





# 鸳鸯伴侣

## 第二回

两天后的深夜，一队为数近万的精兵忽然风驰电掣地奔到桂陵，领兵的将领，竟是齐太子田辟疆。

孙臧接报，在中军帐迎接齐太子。田辟疆被领入中军帐，孙臧一见，碍于他是齐太子的身份，正欲在神车上向他行礼，田辟疆却先行向孙臧俯身道：“末将田辟疆，参见孙大参军！并代齐王向孙大参军致意！”

孙臧忙道：“太子乃储君身份，君臣之礼不可乱也，孙臧岂敢受太子参见之礼？”

田辟疆时值英年，但处事倒甚有分寸，他一听便向孙臧肃然道：“孙大参军乃齐国军师，田辟疆奉齐王之命，率一万精骑助战，仅领兵先锋将领而已，军规岂可以身份定论？因此末将田辟疆参见孙大参军，乃军规之当然也。”

孙臧一听，大喜道：“如此好极！齐王决断英明，不受魏军佯攻齐之迷惑，专心致志，静待战机，更得田太子一万生力精兵，魏军必败无疑矣！”

田辟疆微微一笑道：“齐王接孙先生密报破魏之策，登时豁然悟，断定庞涓必不敢于此危急之际冒险攻齐，便下决心反守为攻，派末将率兵增援，务求一战必胜！此外文王亦接田将军密报，说圣姑九天玄女和钟离春师徒，已驾临孙先生军中，大喜过望，破魏的信心因此更足矣，文王对末将说，有九天玄女圣姑师徒三人助战齐国，乃齐国百姓臣民之万幸也！”

田辟疆一顿，忽然又轻声加了一句道：“文王之所以派末将前来助阵，用意有三，一是稳定军心，二是让末将亲历战阵，三是趁此良机多向孙大参军求教天机兵法，以及……”田辟疆忽然又一顿，脸上也居然一阵涨红。

孙臧已猜中田辟疆的心思了，却故意含笑道：“太子，未知以及什么，但说无妨。”

田辟疆这才轻吐口气，道：“辟疆年已十九，但一直不肯认立太子妃，齐王临行对我说，此行且趁机与钟离春姑娘多接近，他说钟姑娘甚有旺国旺夫

之相，若能招纳为太子妃，则齐国便有福气了……此事尚请孙先生居中成全！”

孙臧一听，呵呵一笑道：“此事不难，孙臧自有安排矣！”

两人在中军帐说话时，九天玄女、钟离春师徒二人却忽然深夜到访，田辟疆忙向九天玄女致候，又与钟离春寒暄几句。

钟离春却格格一笑，对田辟疆道：“太子不必客气，此非叙旧之时，师傅她深夜抵此，正有警兆向大师哥他通报呢！”

田辟疆一听，深知九天玄女的警兆必然非同小可，便连忙按捺儿女私情，闭口不语。

孙臧亦不敢怠慢，忙向九天玄女道：“师傅，是甚警兆？尚请明示！”

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道：“警兆有二，一为燕子双飞，一为恶狼入穴，臧儿仔细想想，凭你的悟性，当不难明白。”

孙臧一听，暗道：“燕子双飞，即燕子齐飞之像，这其中便隐示了一个‘齐’字，又燕双飞即鸳鸯伴侣之意，此时恰值太子田辟疆及钟师妹巧相逢，此兆莫非隐示太子和钟师妹，不日将双飞入齐国吧？若然如此，也便难怪师傅不肯明言，只可意会了。”

孙臧又暗道：“恶狼入穴，意即恶狼将人陷阱之意，此兆必隐示魏军行将掉入陷阱之事……”孙臧这般判断，便忽然向九天玄女含笑道：“多谢师傅指点，孙臧明白了！”

九天玄女闻言点点头，也不问究竟便欣然道：“很好！臧儿既已领悟天机警兆，当可决断行事矣……”

九天玄女话音未落，已有前方探子紧急闯入中军帐，向孙臧禀报道：“孙大参军，末将刚接前哨兵急报，报说庞涓的魏国回师大军，已渡过黄河，向桂陵疾进，距此地已不足二十里矣！”

孙臧一听，更不犹豫，当即决然下令道：“传令三军，立刻进入作战戒备，三军将领速入中军帐听令！”

传令兵飞快出去传令去了。

不一会，孙臧统率的七万大军，加上太子田辟疆驰援的一万精兵，均已进入高度的作战戒备状态。

三军将领亦迅速云集到孙臧的中军帐中来了，此时孙臧的八万齐兵，分



为前锋、左拱、右屏、中卫、后守五军，太子田辟疆亲率的一万太子军，则拨作最精锐的后备军。

当下孙臧分别向前锋将、左拱将、右屏将、中卫将、后守将下达作战军令。

首先是前锋将上前听令，神情兴奋而肃穆，大有急不可待，跃跃欲战的斗志。

孙臧赞许地微一点头，却随即肃然道：“前锋将接令，令你前锋一万兵力，先行潜伏桂陵前锋四周险要，魏兵抵达时，只管放其长驱直进，待其中大军进入桂陵中路，即勇猛出击，把魏军拦腰斩成两截，再集中全力，歼灭被斩断之魏军尾部。”

前锋将立刻肃然道：“末将领令！”又立刻疾步而出，先行布置准备去了。

孙臧又道：“后守将听令！”

后守将不料孙臧先行委以重任，当下大喜而出道：“末将听令！”

孙臧道：“魏军前、中军进入桂陵中段，即任其前锋向西南大梁方向进行，当其前锋抵桂陵尾段，后守一万兵力，即全力堵截，不许其一兵一卒漏网而入大梁！”

后守将接令，亦急步跑出去了。

孙臧又决然道：“左拱、右屏、中卫三将听令！”

左拱、右屏、中卫三将军，立刻上前听候令旨。

孙臧道：“左拱、右屏两将军，待魏军中军在桂陵中段出现，即左右合击，分割包围，力求打乱魏军的指挥中枢！”

左拱、右屏两将领令而出。

此时中军帐中，便只剩下中卫将军及太子田辟疆两将了。

中卫将军眼见各将均已有重任，独剩他未出，不由按捺不住了，大声道：“孙大参军！末将请命，誓与魏军决一死战！”

孙臧注目中卫将军，微微一笑道：“中卫将，本参军平日教授之八门阵法，未知已演练纯熟否？”

中卫将军挺胸大声道：“动如脱兔，静如磐石！早已精练纯熟矣，就等孙大参军下令出战罢了！”

孙臧欣然一笑道：“很快！本参军今日便先以此八门阵法，一挫魏国中原霸王的锐气！中卫将军速速去调集兵力，集中中军候令！”

中卫将军一听，大喜道：“原来孙先生尚有如此厉害绝招！末将这便立刻前去调集兵力，布成八门大阵，只待魏兵中军受死！”

中卫将军再无半点抱怨，迅即疾奔而出，调集军力去了。

此时中军帐内，便只剩下太子田辟疆一位战将了，他正当英年，急欲在战场一显身手，因此心中大感焦躁，但他又奉父王之命，一切听从孙大参军的调度，因此又不敢出言抗命，左右为难，神色难捺之极。

孙臧目注太子田辟疆一眼，忽然转向九天玄女，道：“师傅，弟子之布置如何？”

九天玄女微笑道：“你已尽得九天秘笈中天机兵法之学，本命又已与天机大势汇合，大势动则本命亦可一往无前，尚犹豫什么？”

孙臧一听，亦微笑道：“是，师傅，但尚有一事未明究竟，请师傅指点。”

九天玄女欣然道：“你但说无妨。”

孙臧道：“孙臧虽已推断，此后必挫魏军锐气，但其中的关键，却是如何方可把庞涓的中军引入八门阵中？又庞涓是否会堕入陷阱？若其警觉，避开桂陵，绕道而行，则破敌之计便全盘落空矣……因此孙臧正为此为难也！”

九天玄女闻言微微一笑道：“天机大势虽呈一国一军一将命运，但亦须靠决策之人善于把握战机，更须善于制造战机，方能百战百胜，一举克敌。

孙臧一听，点点头道：“师傅之言甚是，孙臧亦早有制造战机的打算，只是制造战机的人选，一时难以决断。”

九天玄女微一沉吟，目注太子田辟疆和钟离春一眼，忽地微笑道：“臧儿放心，本命已与天机大势顺应而动，又岂止你一人哉，本命这萌动，绝非外力所可以阻挡也……”

孙臧正沉吟之际，太子田辟疆忽然朗声道：“请教孙大参军，此役是否关乎齐国之安危也？”

孙臧微一点头道：“不错！此役虽形为救赵，但实则救齐，唇亡齿寒，便是此理也。”

田辟疆一听，随即慨然道：“既然此役关乎齐国国运之安危，田辟疆身

